

著 郎 一 潤 崎 谷

譯 懿 少 陸

抄 琴 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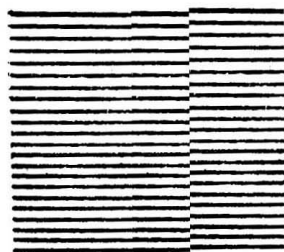
刊叢學文本日代現

31

# 抄琴春

著 郎一潤崎谷

譯 懿少陸

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陸少懿 吳朗西 主編

現代日本文學叢刊

春琴抄

著者 谷崎潤一郎

譯者 陸少懿

發行者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

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初版

本書實價 六五分

## 後記

凡留心現代日本文學的人對於谷崎潤一郎這名字想不至十分生疏罷？無論喜歡或不喜歡他的作品的人，終不能不承認他在日本文壇所佔有的地位的，我相信。

他在日本擁有無數的讚美者，然而他却是孤獨的。他獨自往來於他的藝術境。他寫作的範圍是狹小的，然而却不失其爲人生的一部分。

他寫作的技巧是由西洋的現代的漸變爲東洋的古典的了，這就是說由華麗而趨於冲淡。春琴抄便是他的冲淡的作品的一例。

春琴抄是他一九三三年的作品。這篇東西發表時，曾給了日本讀書界以極大的衝動。牠被稱為昭和時代中的一大傑作。

我們可以從他淡淡的敘述中看出春琴和佐助二人的關係之外，還可以略約窺見百年前，——也可以說是現在罷——日本商人階級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的態度。

附錄春琴抄後語和寄與佐藤春夫述過去半生的信二篇，可以幫助了解他的寫作和做人的態度。

——編者——

---

## 目 錄

春琴抄 . . . . . 一

春琴抄後語 . . . . . 九五

寄與佐藤春夫述過去半生的信 . . . . . 一〇九

---

春

琴

抄





春琴本姓鵜屋名琴，生家是大阪道修町的藥材商，歿於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墓在市內下寺町的淨土宗●的某寺。前回經過那邊，忽動拜墓的念頭，便進去請求嚮導；『鵜屋家的墳地就在這邊。』這樣說着，守墓的便領我到大殿的後面去。只見在一叢山茶樹蔭下，並列着幾座鵜屋家歷代的墳墓，但像春琴姑似的墳墓，在這附近却未曾看見。既然是從前鵜屋家的小姐，那自然有她的墳墓的道理呀，她的麼；他稍爲想了一想說道：『那末，在那邊的，就是她的也未可知？』便領我到東邊急斜的坡道的階段上去。那是我熟悉的：在下寺町東

● 淨土宗爲佛教的一派，以法然爲祖，以專心念佛，往生極樂淨土爲目的。——譯者。

邊的背後，聳立着生國魂神社的高岡，剛纔說的急斜的坡道便是從寺境內連接高岡的斜坡；這裏是大阪市內罕見的樹木繁茂的所在，琴姑的墳築在那斜坡半腰稍爲整平了的細小的空地。墓碑的正面刻着光譽春琴惠照禪定尼的法號，背面刻着：俗名鵲屋琴號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行年五十八歲，側面刻着：門人溫井佐助建立。琴姑一生襲用鵲屋的姓，但是事實上已和「門人」溫井檢校營着夫婦生活，所以便和鵲屋家的墳墓隔離的所在，別營一座了。據守墓的說，鵲屋一家早就沒落了，近年一族的人很少來拜墳的，就是來了，也幾乎沒去拜琴姑的墳，故未曾想到這是鵲屋家的骨肉親人。我說，那末，這菩薩已斷絕了香火麼？他說，不是，也不能說是斷絕了香火，住在荻茶寮那邊的七十歲光景的

● 日人多崇奉佛教，死後都諡以法號，女稱爲某某尼，男稱信士。——譯者。

● 檢校係音樂師的一種位號，次于檢校的爲勾當。——譯者。

● 日人信佛教，以爲死後成佛西天，故稱春琴爲菩薩。——譯者。

老太婆，每年總有一二次來拜墳的，那位老太太拜了墳之後，那就又，喏！這裡不是有一座小小的墳墓嗎？他一面指着這墳墓左脅旁的別的墳墓，一面說：拜完之後，一定也到這墳來拈香獻花頂禮的，連誦經識的用費，也是那老太太出的呢。我走到守墓的剛纔所指的細小的墓標的前面一瞧，只見碑石之大僅及琴姑的墳墓的一半，正面刻着：眞譽琴台正道信士，背面刻着：俗名溫井佐助號琴台，賜屋奉琴門人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，行年八十三歲。這便是溫井檢校的墳了。至於荻茶寮的老太婆在後面是會出現的，這裡恕不說及了；惟這墳比之春琴的小，且在墓碑明記着門人；連死後還守着師弟之禮，實是檢校的遺志。我佇立在剛巧夕陽絢爛地映照著墓碑的丘岡上，遠眺腳底下展延開去的大大阪市的景觀。原來這處係難波津亘昔以來的丘陵地帶，西面的高岡從這處遙接天王寺。如今給煤烟創傷了的木葉草葉，加以了無生氣滿蒙塵埃枯死了的大樹，實給人以煞風景之感；但在建這些墓的當日，會是更蒼鬱滋生的吧；即在現在市內的墓場地中，這一帶也是首屈一指的閑靜幽雅。

的所在呢。締結於奇緣的兩師徒，在暮靄裏俯瞰無數崇樓大廈聳立的東洋第一的工業都市，永遠安眠這地。可是，今日的大阪，已非如檢校在日的光景而變遷了，惟有這兩塊墓碑如今却仍舊還在低話深深的師弟之契的樣子。原來溫井檢校一家爲日蓮宗，●除檢校之外，溫井一家的墳墓，都在檢校的故鄉江州日野町的某寺。但是檢校所以拋棄了祖宗歷代的宗派，而改爲淨土宗的，是出自連墳墓也不願離開琴姑之側的殉情之心；聽說琴姑在世時，早就決定了師弟的法號，這兩塊墓碑的位置和樣式了。試量了牠的大小，琴姑的墓碑高約六尺，檢校的不滿四尺。兩塊并列在低矮的臺基壇上；在琴姑的墓的右脅旁栽着一棵松樹，綠蔭如蓋，覆在墓碑上，綠枝所遮不到的左側，約離二三尺光景的所在，檢校的墓好像鞠躬如也的侍坐似的安置着。看了這光景，便令人迴憶檢校生前忠實事師，如影隨形寸步不離

的情況，恰似石頭有靈，如今還是欣幸那種幸福的樣子。我在琴姑的墓前跪拜敬禮之後，將手放在檢校的墓碑，一面撫摩石頭，一面低回于丘岡之上，直至夕陽西沈于大市街的那邊。

近頃，我買了一本題爲：鵲屋春琴傳的小書，是我曉得琴姑的機緣；這書是以上等的日本紙用四號字印刷的，約有三十葉的東西。考據起來，似乎是琴姑三週忌時，弟子的檢校託人編輯的老師的傳記，拿來分送給人的罷。內容爲古文體，關於檢校也是用第三人稱寫出來的；不過材料恐怕定是檢校所給，所以本書真的著者，就算是檢校其人恐也不會錯。據傳說：春琴之家代稱鵲屋安左衛門，住大阪道修町，營藥材業，至春琴之父已七代矣。母茂姑爲京都麩屋町跡部氏所出，嫁安左衛門，舉二男四女，春琴其次女也，生於文政十二年五月念四日。』又道：『春琴幼而穎悟，加以容姿端麗高雅，無物足以喻之。從四歲習舞，自備舉止進退之法，一翩一躍之優美雖舞妓不及，師亦每爲之翹舌嘆曰：「惜哉兒也！以斯材斯貌固

可期膺天下之謳歌芳名也，而生爲良家女，其謂之幸耶，謂之不幸耶？又早習書曲，熟練頗速，竟凌駕二兄。」這種記載出自視春琴如神明的檢校的口，不知將怎樣置信才好？可是她生來容貌「端麗高雅」的話，卻可從種種的事實證明。當時婦女的身材總是細小的；聽說她的身長也不滿五尺，顏面手足的姿態是非常小巧纖細。若看了現在留存着的琴姑三十七歲時的像片，是在輪廓勻整的瓜兒臉上，安置着一個一個由可愛的指尖兒捏成似的，像是馬上就會消失的樣子的細小柔麗的眼鼻。原來這是明治初年或慶應時代的照片，所以處處露着白霉的斑點，像遙遠的古舊的記憶似的朦朧，也許因爲這原故而這樣看罷，在那模糊的像片，可以認出大阪富裕的商人婦似的氣品之外，還有美麗的，可是沒有特別鮮明的個性，印像稀薄的之感；看來年紀雖恰有三十七歲，但也還可以看做二十七八歲的樣子。這時節的琴姑兩眼失明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，不過與其說是盲目，寧可看做眼簾下垂的樣子。佐藤春夫曾經說道：「聾者如愚人，盲者如賢人。」因爲聾者爲了要聽人的說話，而

縐眉，瞠目，張口，側耳，總有點傻氣，可是盲人靜穆端坐，俯首像瞑目沈思的樣子，所以總像深思似的；這可否適用於一般，那可不敢說；但在某一點說，就是所謂佛眼，慈眼觀衆生的慈眼者，乃是半閉着的眼；看慣那種眼的我們，覺得閉着的眼，總比睜着的眼更爲慈悲更爲難得；也許在某個時候，會抱着畏懼之念罷？所以琴姑的閉着的眼臉，也許是特別溫良的女人的緣故，總令人感到像膜拜古舊的觀音菩薩的繪像似的淡淡的慈悲之念。聽說琴姑的像片一生止此一張的她，因爲幼小時候攝影術尙未輸入，且攝取這像片的那一年，偶然發生了某種災難，以後便立意不再攝影了；我們除了根據這張模糊的映像來凝想她的風貌實無他法。讀者看了上述的說明會浮現出怎麼樣的容姿呢？恐怕在心裏描畫出一個不完全的模糊的影像罷？但是假使能夠看見實際的寫真，也許比這不會更明確？或者像片方面比讀

● 原文爲十多年，不過看後面說九歲失明，則三十七歲時已距失明有二十多年了，所以代爲改正。——譯者

者擬想的也許更模糊？試想她攝取這像片的那年，即是琴姑三十七歲時，檢校也成爲瞎子了，故可以想出檢校在這世上最後所見的她的容貌是和這映像相近的。那末，晚年的檢校存留在記憶裏的她的丰韻，不會是這樣程度的朦朧的罷？或者在用空想來彌補逐漸淡薄消失的記憶中，而作成一個和這全然不同的別的尊貴的人來？

春琴傳繼續說道：「故兩親之視琴姑如掌中珠，竟逾五兄妹獨鍾愛是兒，迨琴姑九歲時不幸癩目疾，不幾時兩目遂全失明，父母大爲悲嘆，而母氏對於愛兒之不幸，竟怨天尤人，一時若狂。春琴從此斷卻舞技之念，專心精研琴與三絃，遂志於絲竹之道。」春琴的眼疾是什麼呢？那是不明的；就是傳裏也沒有更詳盡的記載，但是如果將來檢校語人：「誠如風妬喬木，因老師的丰韻和技藝都優人一等，所以一生中受人嫉忌者竟達二次之多，老師的不幸，全然是這兩次災難之賜」的話聯想起來，似乎有什麼隱情潛伏其中。檢校又說：「老



師的是風火眼呢。』據說琴姑因為嬌養慣了，多少有些驕矜之處，但言語動作都極嬌媚，對下人是極體貼的，況兼有極明朗愉快的性質，故待人和藹，兄弟姊妹之間也親睦，為一家的人所鍾愛；但撫養她最小的妹妹的奶娘卻氣忿兩親愛情的偏頗，暗地裏憎恨琴姑。所謂風火眼那是人所曉得的，乃花柳病菌侵入眼粘膜時發生的；故檢校之意蓋在諷示這奶娘以某種手段把她弄瞎的。不過究竟是有了確鑿的證據纔這樣想的呢，還只是檢校一人的想像說呢？那可不明白。如果看琴姑後來激烈的氣質，又令人不能不猜想或者這樣的事實會影響到性格，但也不限于這件事，在檢校所說，過於惋惜琴姑的不幸，于不知不覺之間有了中傷咒咀他人的傾向，不能令人馬上就全然相信，就像奶娘的事件，恐怕也不過是揣摩臆測罷？要之，在這里不必推究其原因，僅敘說在九歲時失明便可以了。而且『從此斷卻舞技之念，專心精研琴與三絃，遂志於絲竹之道』了。總之，琴姑之寄心思于音曲，可以說是失明的結果；她自身也以爲自己真的天分在乎舞蹈，常對檢校述懷道：有人稱讚我的琴和三絃